

只要你也 想念我

原以为等待是因为孤独
直到你归来，我才肯承认
那是因为爱

沐清雨

著

我不愿回忆，却忘了如何忘记。
如果可以，我只想和你好好在一起。

都市暖爱畅销作家
沐清雨

继《时光若有张不老的脸》

《若你爱我如初》后

超暖心力作

言情作家心衰友情作序

新增独家番外

随书附赠

精美明信片

用时间淬炼过的爱情，
除了你，没有人能打败。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爱情小说 (2) 天涯海角

作者：沐清雨

2012年

只要你也 想念我

沐清雨

作品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只要你也想念我 / 沐清雨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5552-3494-4

I. ①只… II. ①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11352号

书 名 只要你也想念我

作 者 沐清雨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李金旺

特约编辑 时 瑜

装帧设计 千 千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 (880mm×1230mm)

印 张 10

字 数 183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3494-4

定 价 35.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目 录}

CONTENTS

序	
只想和你好好的	001
第一章	
带我一起走	003
第二章	
你是否像我一样	027
第三章	
是期待还是彷徨	054
第四章	
你是我的愿望	093
第五章	
我的驰年简诺	133

{目 录}

CONTENTS

第六章

如果我有悔意 172

第七章

我愿意和你一起 207

第八章

你我倾心相许 242

步温柔番外

相爱的人就该在一起，相互祸害 303

后记 314

序

只想和你好好的

认识清雨这么多年，看她的书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能够为她的书写点什么。

就像她说的，我们的友谊开始得没有悬念，甚至忘记了当初是因哪件事让我们成为朋友，成为现实中的朋友。

我们曾经一起幻想着当幸福来临时，它的样子。

也曾曾在漫长平淡的日子中给予彼此继续等待的勇气。

我们相约要变得更好，才能在那个人出现时，骄傲地仰着头，不顾一切去牵他的手。

终于有一天，在她和某人许下那句“我愿意”的承诺时，我在热泪盈眶中见证了她幸福的开始。

我不用去问她，她以为的最好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从她的字里行间我已经看到了答案。

——“如果可以，我只想和你好好的。”

她笔下的简诺就如她一样，对爱情有着最简单却也最实际的愿望，不

需要太多繁复华丽的东西去修饰，只要他在身边，有相守陪伴，那便是爱情最好的样子。

用时间证明过的真心，除了你，没有人能打败。

如果这句话不小心在你的心里掀起了哪怕一丁点儿涟漪，如果你身边也有那样一个他，那么请你不要错过这本书，不要错过这个有关勇敢和执着的故事。

如果他此刻和你相隔万里，如果他对你们的爱情有了哪怕一丁点儿的不确定，请勇敢地告诉他：

——我只想和你好好的，只要你也想念我。

心裳

2015年10月29日 于北京

第一章

带我一起走

当你喜欢上一个人，所求的不过是，无论去世界的任何地方，城市的任何角落，哪怕一路奔跑，哪怕累到跌倒，都要努力拉住他的手，绊住他的脚，让他带你一起走。

凌晨四点，代表繁华喧嚣的霓虹灯终于熄灭，路灯投射出暗淡昏黄的光，浅淡而祥和。

发动机声就在这样的静谧无声中渐渐传来，白色的北京现代平稳地驶入街道。

二十分钟后，车停靠在西山脚下。

白色的缥缈雾气环绕全身，顶着淡淡的晨光，简诺走在蜿蜒小路上，在太阳升起前一鼓作气登上山顶。站在峰顶，她把目光投向遥远天际，看云起云涌。

简诺人如其名，生性单纯。她习惯每次遇到重要事情时，早起到山顶看日出。她潜意识里认为被日出之光照过，新的一天行事就会顺利。所以，每当看到太阳跃出，自东方升起，她烦乱紧张的心就会平静下来。

不要以为简诺敢独自上山，就认为她胆子很大。实际上，小时候，雷声都能吓哭她。至于摸黑走山路，或许是因为心中有希望吧，知道太阳很快就会升起，才不觉得害怕。而老天似乎也格外眷顾这样一个心怀美好与期待的女孩子，每每她上山，再重的雾气都会散去，让她看到日出壮美的景观。

这次登顶，简诺再一次如愿以偿。

悠扬浑厚的钟声从远处传来，惊醒沉睡的大地，太阳以磅礴之势跃出云雾，顷刻之间，光明绽放，熠熠生辉。

独立于山顶的女孩儿如同置身云海，纤细的身影缓缓融于雾霭之中，随风飘舞的卷发为此时的静默增添了几许流动之美。这景象如诗如画，似幻亦真。

简诺站在高处俯瞰宜城，眼见这座高楼林立的城市被笼罩在莹亮的光泽之中，温柔笑起。

新的一天，开始了。

驱车回到公寓刚好七点，简诺挽好长发，换上职业套装，又检查了下公文包，确定没有遗漏什么，再次出门。

上班时间车流量很大，现代像蜗牛一样在道路上爬行，好不容易挨到西里路中段，道路终于畅通。简诺看看时间，心里计算着前面路口右转后，五分钟之内就能到达事务所，然后手腕轻动欲打方向盘转弯。

这时，后面的一辆商务车突然提速超车，变道。

新上路的女司机最受不得惊吓。

简诺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幸好下意识快速踩住刹车，才避免了可怕的碰撞。与此同时，外观霸气的商务车也已及时停下来。

打开车门，惊魂未定的简诺故作冷静地朝商务车走去。

对方才降下车窗，就听她说：“先生，现在是上班高峰，西里路又限

速六十，你这样超车变道，违反了交通规则，很容易造成事故。而且你占错道了，这里是右转车道。”

商务车司机似乎对于简诺的指责略有不满，他手扶方向盘，浓黑的眉毛微微挑起：“小姐，你把车这样停在马路中央会造成交通堵塞的。”

“如果我没停下来，以你刚才的超速行驶可能会造成比交通堵塞严重几倍的事故。”简诺抬眸，声音不卑不亢，“不要把代步工具变成肇事工具，请小心驾驶。”

商务车司机抬眼，透过挡风玻璃看向前方道路中间明显的直行标志，神色不悦。

然而，未等他开口，后座传来文件夹合上时发出的“啪”的声音。

司机顿了一下，回头。

后座原本翻阅文件的男人抬头透过墨色车窗看向外面，微微一怔。男人的眼睛倏然眯起，让人分不清眼底透出的光芒是危险的讯息还是别的什么。

这样的注视，简诺浑然未觉。这一刻，她关注的是商务车司机的反应。

“先生，您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没有回答。

直到后座的男人回神，抬手轻拍了下驾驶位靠椅，低声：“萧辉。”

萧辉瞬间读懂了男人语气中所隐含的息事宁人的意思。

萧辉转向简诺，语带歉意：“不好意思，我以后会注意。”他神色无异，语气却缓和许多，言语间还伸手示意简诺上车先行。

简诺隐隐听到了什么，但是声音太小，她没听清，而墨色的车窗让她看不清车内。不过，既然对方已经道歉，她自然不会无理取闹继续纠缠，于是点了点头转身坐回车里。很快，白色车影汇入清晨的车流之中。

在后车催促的喇叭声中，萧辉启动车子：“邵先生，这里禁止右转。”

郜姓男子的目光落在直行指示标志上，他淡淡地说：“我知道。”

萧辉的车技与人一样稳妥，对于刚刚发生的小意外，郜先生当然知道不会是他因为要赶时间超车造成的。明明是那个女孩违反了交通规则，反而理直气壮地教训他们。还真是——霸道。

把文件放在一边，郜先生的手肘随意搭在车窗边，眼眸深处透露出与生俱来的倨傲。然后，他无声地笑了起来。

简诺迟到了。

当她赶到位于阳光广场的金泰律师事务所时，已经八点四十五分了。身为执业律师，简诺的时间观念和她的责任感一样强，所以中途打断早会的她，此时正低头默不作声地站在角落，看似在自我反省。

早会结束后，骆羿恒叫住简诺：“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简诺拿着公文包，跟在他身后上楼。

他们曾就读于宜城同一所大学，简诺以优异的成绩考进C大国际法专业时，骆羿恒正处于改读法学硕士学位的最后一年。所以，两人是师兄妹关系。

身为师兄，骆羿恒深知简诺的习惯。到了办公室，他温和地询问：“下山晚了？”

看着他含笑的眼睛，简诺有些懊恼：“那倒没有。路上有点堵车，后来被交警先生派发了张罚单，所以就这样了。”

与商务车分开后，简诺像以往一样，按照平日里行驶的路线继续前行，却没想到被交警拦下。想到之前还指责商务车的司机超速行驶，她底气不足地嗔怪道：“天天都走的路怎么忽然就禁止右转了呢。”

骆羿恒熟知她上班的路线，大概猜出“案发”地点，笑道：“宜城在搞规划，很多路段都禁止右转了，作为路盲，你应该多关注一下。”

简诺耸了耸肩，瘪嘴的样子像个孩子。

骆羿恒的视线在面前这张稚气的脸上短暂停留，然后落在与她年龄不符的职业装上，几不可察地蹙了下眉，随后把桌上的袋子推到简诺面前说：

“先把早餐吃了，十分钟后出发。”

是她最喜欢的栗子粟米粥，简诺精神一振，乖巧道：“果然是亲师兄。”

骆羿恒笑而不语。

简诺喝粥的样子像只小猫，没有一点声响。

骆羿恒低头整理上庭所需要的材料，当他停下手中的动作，办公室里其他的声音都没有了，安静地只能听到两人的呼吸声。

骆羿恒抬头，目光投向简诺。

觉察到他的注视，简诺迟疑地问道：“难道这早餐是双人份，我抢了师兄的？”

骆羿恒拿手中的资料轻敲了下她的额头：“安心吃你的吧。”

简诺弯唇一笑。

心无城府。

遥远的记忆如拼图般一块块凑起来，柔软的心不可遏制地微微抽痛了一下，骆羿恒的眼神愈发深邃不见底。因为太清楚，那些似乎被时光掩埋的真相并没有被她遗忘，而她之所以绝口不提，只是在等待。

她在等谁，他洞若观火，却要装作一无所知。

很无力。

简诺全然不知骆羿恒内心在这一瞬间的百转千回，目光不经意掠过桌上的资料，她的注意力被资料吸引了过去：“单蜀柔究竟用什么方法使他父亲另立了遗嘱呢？如果单蜀溪追究，她会比较麻烦。”

谈到工作，骆羿恒正色道：“小师妹，你又在凭个人判断主观臆断结果，这样不只对委托人不利，民众的思维也很可能被你无意的一句话左右。至

于她的麻烦是否等同于某项罪名，审判长与陪审员会裁定。”

简诺意识到在素有“金牌律师”之称的师兄面前犯了个很低级的错误，她伸出右手做发誓状，正色道：“下不为例。”

身为执业律师，简诺知道自己有责任充分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尽职尽责地根据法律的规定完成委托事项，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而不该承诺一定会打赢官司或是在结局还未确定前有任何泄气的举动。

清楚她第一次接手情节如此复杂的案子里难免有些紧张，骆羿恒倾身上前，如兄长般轻轻地拍拍她的手，语气缓和下来：“别那么紧张，放松点儿。”

他的话似乎有股神奇的力量，他掌心传来的温热也让简诺冷静下来。她连续深呼吸了两次，然后郑重点头。

其实，关于单家的遗嘱案，简诺做了很多功课，加之已经在骆羿恒身边实习很久，不仅听取了他详尽的案例分析，还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对于这个案子，简诺其实是稳操胜券的。她暗暗对自己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骆羿恒把她的小动作看在眼里，不觉微笑。

九点整，简诺和骆羿恒以及助理林珊一同离开事务所，赶去宜城中级人民法院。

骆羿恒的车远去后，停在不远处的商务车车窗缓缓闭合。

长久的沉默过后，萧辉说：“您十点钟有个会。”尽管不明白老板为何临时起意来这里，但萧辉对他的反常举动终究不敢多言，只能适当提醒。

阴沉的脸色难掩威严，郜先生敛下眼，低沉如大提琴的声音在车里响起：“去法院。”

骆羿恒车技娴熟，手中方向盘转动，车子平稳地行驶在街道之中。他

目光不经意瞥向倒车镜，隐隐觉察到什么，又侧身看向简诺，扣好安全带的她正与委托人通电话，同时执笔快速记录。

骆羿恒欲言又止。

短短几分钟时间，天空上的云朵迅速聚积，转瞬已是乌云密布，看不见丝缕阳光的天空让人感到压抑。风卷着细小的沙砾混着浓重的水汽冲击着车窗。

眨眼之间，有种山雨欲来的感觉。

骆羿恒用力踩油门，提速。

十分钟后，到达目的地。法院前的广场上，一阵急风刮过，有颗细小的沙砾卷入简诺眼内，她下意识转身，眼睛霎时疼得睁不开。

骆羿恒右手扶住她的胳膊，低头察看：“别用手揉，我看看。”

骆羿恒手中的公文包被机灵的林珊顺势接了过去，他按住简诺的手，看向她那只已经红了的眼睛，倾身吹了一下，声音异常温柔：“好点没？”

此时，骆羿恒的右手搭在简诺的肩膀上，左手轻轻扶在她手腕上。两人偏头倾身的动作在旁人看来竟像是在接吻。

林珊连忙转过身去。

急风把骆羿恒的头发吹得微微扬起，修长的身躯为简诺挡去了尾随而至的商务车里投射过来的目光。

车内那双眼睛静静地注视着不远处发生的一切，慢慢地，眼神寒冷如刀。

简诺全然不知自己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她合了合眼，用力咳了两声，再睁开眼时已经好多了。她朝骆羿恒微微一笑：“没事了。”眨眼的样子有几分调皮之色。

骆羿恒笑着看着她，接过林珊递过来的纸巾让她擦眼睛，确定她真的没事，才转身走进法院。

休息室里与委托人单蜀溪见面，简诺神情专注地看他带来的资料，看完才问：“单老先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书写习惯？”

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的单蜀溪并不知道简诺为什么昨晚突然让他准备这些资料，但听她如此一问，仔细回想后便说：“从我记事开始他就有这样的书写习惯。听我母亲说，父亲从学生时代起就对书法很感兴趣，只可惜天赋和悟性不是很高，习惯虽然养成却仅限于个别字的书写有别于他人。”见简诺的唇角微微扬了起来，他不解地问：“对案子有帮助吗？”

骆羿恒与简诺对望一眼。

简诺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当然。”

单蜀溪摘下眼镜揉了揉下眉心，神情略显疲惫：“简律师，我们会赢吗？”经过之前的两次庭审，情况并不十分有利，他不免有些担心。

空调的风拂过脸颊，有些微凉，简诺净瓷般白皙的脸上浮现出多日来最为灿烂的一抹笑，清澈的眼睛熠熠生辉，她浅而柔的声音透着坚定：“单先生放心，我会尽全力。”

许是简诺自信的神情增加了单蜀溪的信心，他没再追问。

离开休息室，简诺与骆羿恒并肩走在走廊上，他偏头与她低声交流着什么，然后在她的询问下指了指自己的右手似是提醒。简诺先是皱眉，随即唇角上扬起好看的弧度。

两个人彼此心领神会地相视一笑。

不过，简诺还是好奇地问：“换成是你，会像单蜀柔所说的那样，突然改变主意修改遗嘱吗？”

此次简诺经手的是一宗遗产纠纷案。她的委托人单蜀溪的父亲是宜城赫赫有名的企业家，单老先生因病过世留下大笔遗产。然而，当身为合法继承人的单蜀溪根据父亲的遗嘱准备正式接手公司的时候，他同父异母的

妹妹单蜀柔居然拿出另一份令世人震惊的遗嘱阻止他坐上总裁的位置。

单蜀溪手持的遗嘱表明，单老先生把单氏企业留给了他，同时将名下的两处别墅分别给予一双儿女。也就是说，单老先生实际上是把百分之九十的财产给了儿子，余下的百分之十给了私生女。

身为执业律师，这样的案子骆羿恒不止遇到过一次，不足为奇。毕竟自古以来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地存活在老一辈人心里，据单蜀溪所言，他父亲一直因年轻时犯下的过错对妻子很是愧疚，曾经承诺终身不让私生女踏进单家，更明确表示不会让单蜀柔得到他丝毫财产。然而，这宗案子的症结却并不在于财产分配是否均匀上，而是单蜀柔手持的遗嘱与单蜀溪的那份完全不同。她手中的那份遗嘱是这样的：“‘单氏’继承人为爱女单蜀柔，同时我名下的所有房产，包括位于北市区的两处别墅均归单蜀柔所有。”

内容迥异的两份遗嘱，笔迹鉴定居然都是单老先生亲笔所写。这样就排除了遗嘱是伪造的嫌疑。那么，单老先生究竟为何突然改变主意，在临终前剥夺了儿子的合法继承权？

身为单家独子，单蜀溪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案子经过两次庭审，情况对单蜀溪非常不利。虽然简诺请出单老先生的特别护理出庭做证，指出单蜀柔在单老先生病重时曾与之激烈争吵，甚至气得老人两天没进食，但这并不足以证明他就不会把财产留给她。而单蜀柔所持的遗嘱确立时间在单老先生去世三天前，根据相关法律条文，她手中的遗嘱比单蜀溪的更具效力。

作为原告，单蜀溪如果再拿不出有利的证据证明单蜀柔的那份遗嘱是在父亲神志不清或是不情愿的情况下确立的，根据法律规定，单蜀柔将会成为遗产的最大受益人。

所以此次庭审，至关重要。

骆羿恒不料简诺会有此一问，眉心微蹙：“你的假设不成立。我不是他，不会走到那一步。”

简诺被他突然严肃的表情逗笑：“我就是随口问问，你干吗这么认真？”

望着她清澈眼眸中闪动着的异样光彩，骆羿恒想到昨天深夜她兴奋地打电话来说发现了重要的线索。连他这位称得上身经百战的资深律师都没注意到的细微之处，居然被她发现了，加之单蜀溪带来的材料，这场官司想不赢都难。

她的细心与聪明，令骆羿恒忍不住微笑。

庭审准时开始。

位于原告律师席的简诺正色聆听被告律师发问，神情专注而严肃。骆羿恒坐在她身旁，唇角边的笑意淡去，面色平静无波。

开庭前最后一分钟落座于旁听席的男人看着简诺和骆羿恒相邻的背影，眼眸深处涌起莫名的怅然，随即又恢复平静，唯有面色冷峻无比，显示他情绪不佳。

当被告人律师发问完毕，女审判长眼波微转，望向简诺说：“请原告人律师发问。”

简诺站起来，手中轻握着一份资料，移步到被告人单蜀柔身前，开口时声音出奇清冷：“单小姐，根据你提供的这份遗嘱，你的父亲把他名下的所有产业都留给了你，请问你做何感想？”

仅此一问，被告律师当即反驳：“审判长，反对原告律师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无关？”简诺莞尔，镇定地接着陈述，“审判长，为什么将原定给予长子的一切忽然转留给一直在国外留学而并无过多往来的女儿，相信是很多人的疑问。我询问单小姐的感想是想让她告诉我们，她的父亲出于什